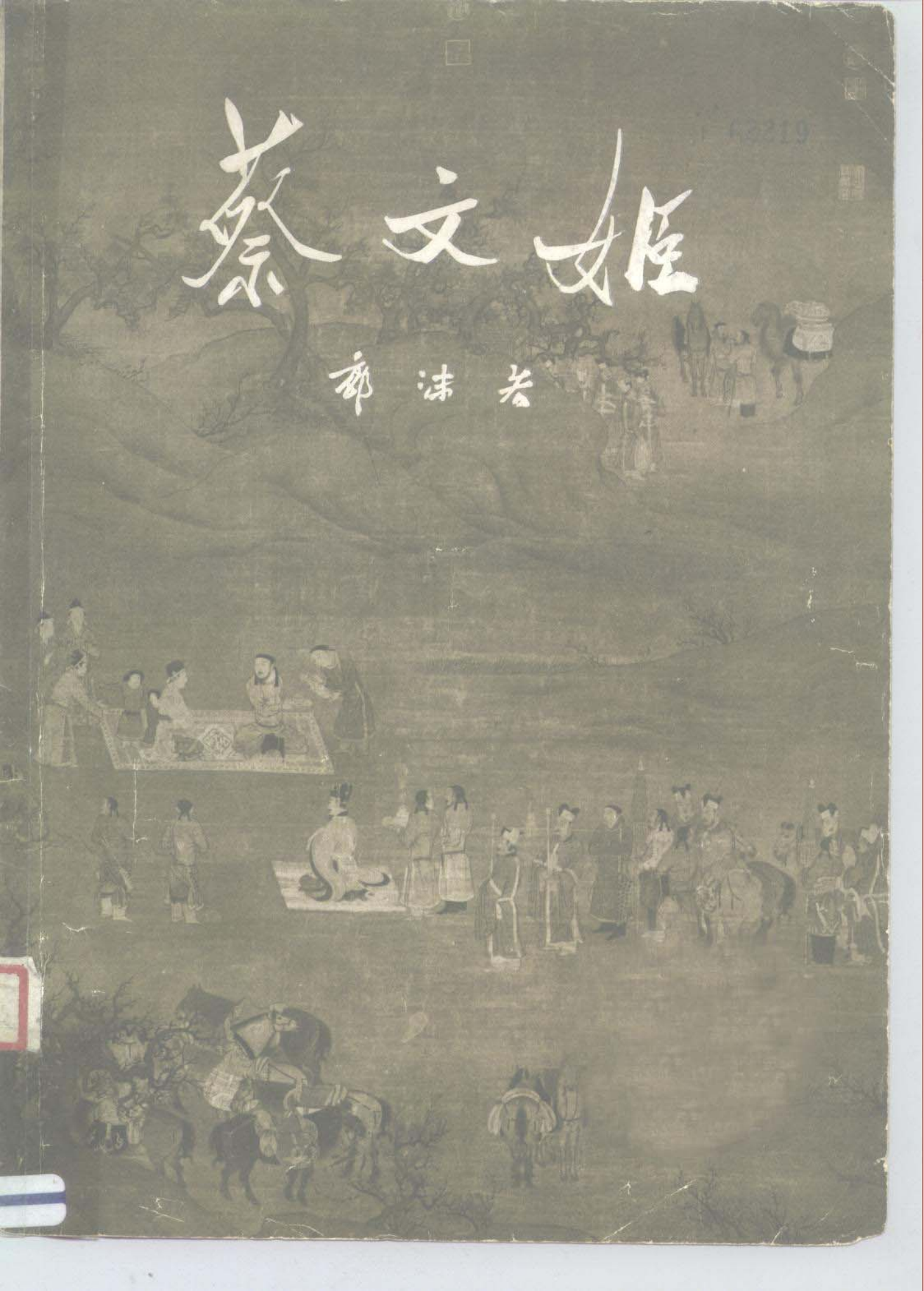


蔡文姬

郭沫若



总登记号

BK162342

分类号

J

被撰者:

1

作者:

郭沫若

蔡 文 姬

郭沫若著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内)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5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16 7 1/2印张

统一书号: 7003·96 印数: 1—20,000

定价 1.30元

目 录

序	郭沫若 (1)
蔡文姬 (五幕历史喜剧)	郭沫若 (7)
范曄《后汉書·董祀妻传》	(61)
蔡琰《胡笳十八拍》	(63)
談蔡文姬的《胡笳十八拍》	郭沫若 (67)
再談蔡文姬的《胡笳十八拍》	郭沫若 (74)
替曹操翻案	郭沫若 (76)
談《蔡文姬》中曹操形象的眞实性	戎 笙 (86)
明人《胡笳十八拍》画卷 (南京博物院藏)	(92)
跋《胡笳十八拍》画卷	郭沫若 (129)
封面: 宋 陈居中《文姬归汉图》 (絹本設色, 原大 152.5 110.9 公分)	

序

幼时发蒙，讀过《三字經》，早就接触到“蔡文姬能辨琴”的故事。沒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，我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了。我不想否認，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内的。

法国作家福楼拜，是有名的小說《波娃丽夫人》的作者，他曾經說：“波娃丽夫人就是我！——是照着我写的。”我也可以照样說一句：“蔡文姬就是我！——是照着我写的。”

但我和福楼拜却又不同。福楼拜說波娃丽夫人就是他，那是說那部小說是照着他的想象写出的。所以他又曾經这样說过：“《波娃丽夫人》沒有一点是真的。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其中沒有一点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，也沒有一点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。”

《蔡文姬》却恰恰相反，它有一大半是真的。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，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。不說，想来讀者也一定觉察到。在我的生活中，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經歷，相近的感情。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，我是特別注意到时代性的。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。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，除掉我自己的經歷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，我沒有絲毫意識，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現代联系起来。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，违背历史真实性了。

当然，人体和猿体总有相似的地方。馬克思也說过：“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鑰匙”。因此在《蔡文姬》剧本与現代之間，讀者或观众可能发生某些联想，是在所难免的。我在时代性的区别上是尽可能采取了客观的态度，我也希望讀者或观众也尽可能采取客观的态度。

再有一点我要声明，我写《蔡文姬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。曹操

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、文化的发展，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。在封建时代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。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，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。特别经过《三国演义》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，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——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。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。

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，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。因此，我写了一篇《替曹操翻案》，这是我在《蔡文姬》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。尽管在目前对于曹操的看法还有分歧，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会逐渐接近或者消灭的。

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，那是已经过时了。那样的分歧是不足道的。今天的主要分歧是从新的观点来的，便是对于曹操打过黄巾的看法问题。关于这一层，明白地说，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历史观点的人，谁也没有说过曹操打了黄巾是应该。不同的只是对于打了黄巾之后曹操的一些设施，应当作如何评价。

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者评判历史人物，总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，实事求是地来进行。我们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曹操，也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黄巾农民义军。例如，有人说黄巾义军的政治纲领是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俨然在一千七八百年前，还在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，就在进行土地革命了。那是把历史课题提早了一千年。那样的说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。

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中，历代农民起义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。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，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、赤眉铜马、黄巾、李密、黄巢以及其他，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。简切地说，他们都是“取而代之”主义者，是学统治者的办法来打统治者的，即是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。他们受着历史条件的制约，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。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，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北宋初年的李顺、王小波，明末的李自成，清代的太平天国，就提出了“均财富”、“均田”、“均产”等号召，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。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，然而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舞台，这些号召结果只是空头支票，即是一时兑现也没有可能维持长远。孙中山的“平均地权”和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也只是停止在号召

的阶段而已。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，我們應該明确地掌握，然后才能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給予正确的評價。要这样从全面发展上有分析地来看問題，才能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。不然是会走到它的反面的。

东汉末年的义軍領袖們，很多人一起兵就称帝称王，並沒有提出过“均产”、“均田”之类的政治綱領，象北宋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那样。他們的起义目的，看来只是要保証当时可能有的物質生活，要如曹操《对酒》一詩所歌咏的那样，“对酒歌，太平时，王者賢且明”，即是要以新的眞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，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所謂“蒼天已死，黃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，正宜作这样解释。我是在这样的認識之下，說“曹操虽然打了黃巾，並沒有违背黃巾起义的目的”。

人是可以轉变的。曹操尽管打过了黃巾义軍，不能否認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，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較为人民所喜悅的道路。曹操在《述志令》中叙述过他的主观願望，說他曾經想做一个隱居的学者，后来又想立功封侯，做征西將軍，而結果却为时势所迫，做到鋤豪强，抑兼并，身为宰相，貴极人臣，成就了統一中国北部的霸业。这就表明客观条件逼着他在不断改变。他又曾經說：“設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”然而他到后来毕竟还是称了王，而讓他的兒子曹丕称了帝。曹丕称帝后建元“黃初”，这当然有五行說的含义，和譙县出現过所謂黃龙有关，但和“黃天当立”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嗎？因此，我說“曹操虽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，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运动。”

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績的。他使汉末崩潰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了下来，使黃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，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。他虽然打过黃巾，而黃巾农民确是拥护他。由黃巾义軍收編成的青州兵，开始时的作战力也并不强，有时紀律性也并不高，然而后来不同了，不能否認是經過了組織化。青州兵在曹操率領下轉战了二十七八年，打了不少次的硬战，但等曹操一死（建安二十五年），他們以为天下会大乱，都击鼓整队离去，經過慰撫，大約是回魏归了队。这一史实不是很鮮明地表示着：曹操生前对青州兵的寬厚和青州兵对曹操个人的悅服嗎？总之，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

过贡献的，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。除在郡国广泛开立屯田之外，在他的统治下还兴修了好些水利，不仅有利于当时，而且有利于后代。在文学方面的贡献，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无法否定。人民是最公正的。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，人民是会纪念他的。譙县旧有魏武帝庙，就在北宋，也还受着民间和王室的崇敬。这些，在讨论中，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说得很详细，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了。

其实曹操的为人，他的才、学、识，他的生活态度，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，已经就够特出一头地了。例如，他曾经和工人一道打刀，在当时是被人讥笑过的，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无足轻重，据说和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一样，是一种形式。我看不能那样看问题。曹操和工人一道打刀，是为想起兵打董卓，他当时还是一个在逃的将校，怎么能够和亲耕籍田相比呢？如果是一种仪式，那别人也就不会讥笑他了。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。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，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。请想想看吧，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，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，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，看不起劳动人民吗？

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人。我虽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绩，但并没有否定曹操的罪过。我不仅说过打过黄巾义军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采的一页，不仅说过他的缺点很不少，还在剧本里面通过他判处董祀死罪的情节，把曹操由于偏信几乎错杀了好人形象化了。剧中的情节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，但曹操由于性急，有时误杀过好人，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过分美化曹操，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倒有过这个倾向。例如，他的儿子曹植的《七启》，那最后一启就在歌颂他的父亲。我不妨把那节文字摘录一些在下边，以供读者参考：

“世有圣宰，翼帝霸世。同量乾坤，等曜日月。玄化参神，与灵合契。惠泽播于黎苗，威灵振乎无外。超隆平于殷周，踵羲皇而齐泰。显朝维清，王道遐均。民望如草，我泽如春。河滨无洗耳之士，乔岳无巢居之民。”

又如《魏德论》中称颂曹操的几句是这样：

“武皇之兴也，以道陵残，义气风发。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，灵旗一

举則朝阳播越。”

还有《武帝誄》，說曹操“九德光备，万国作师”；“怒过雷霆，喜逾春日”。又說“群杰扇动，我王服之；喁喁黎庶，我王育之”；还說他死了都还“下君百灵”。

这些歌功頌德的文字簡直把曹操說得來天上有、地下无。特別是“同量乾坤，等曜日月”，“民望如草，我澤如春”等句，是值得欣賞的辭藻，但也似乎特別夸大。但是，我們根据这些，却可以看出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一种看法。曹植是曹操的兒子，他要歌頌父亲，当然不足为奇。但如农民起义軍的領袖之一的张魯，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，他也竟說“宁为魏公奴，不为刘备上客”。这不表明着，曹操在当时的确是頗得人心的嗎？

蔡文姬归汉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，除掉《后汉書》的本传中說她憑记忆記錄出了她父亲蔡邕的作品四百余篇之外，別无資料可考。四百余篇的內容倒底是些什么，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問。在剧本中，我說曹操要她帮助撰修《續汉書》，这虽然也是出于虚构，而在我却是有所依据的。

《后汉書》的撰述，除現传范曄的著作外，有謝承的《后汉書》，薛瑩的《后汉書》，二書均已失传。謝和薛都是吳人，与蔡文姬自然无关。晋人司馬彪有《續汉書》，虽也同样失传，但据古籍所載，其《礼仪志》、《天文志》都采取了蔡邕的著作。蔡邕曾續撰《前汉書》十志，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《上汉書十志疏》，可以为証。这些著作，由于流离散失，可能是包含在蔡文姬所追录的四百余篇的遺文中的。因此，我在剧本中說蔡文姬“在《續汉書》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”，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談。

剧本的初稿是二月初旬在广州写出的。二月三日动笔，九日写完，費了七天工夫。但其后在上海，在济南，在北京，都修改过多少次。特別在最近，为了适应演出上的方便，还作了相当大的压縮。我感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們和广州、上海、济南的同志們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帮助。我感謝各地的同志們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見。我感謝王戎笙同志，他的《談〈蔡文姬〉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》一文对于剧本是比較詳細的注释，我征得了他的同意，收入了本書。我相信这对于讀者是会有所帮助的。

我感謝文物出版社的同志們，他們本来打算把明人的《胡笳十八拍》画卷

单独出版，由于知道我写了剧本，中途改变了计划，愿把画卷和剧本一道印出，并还把宋人陈居中的《文姬归汉图》作为封面。这真使我的剧本增光不少了。

有关蔡文姬的史料，为了读者的方便，我尽可能地收集了起来作为附录。骚体的一首《悲愤诗》，在我看来是假托的，但也假托于魏晋文人，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。

同被收录的几篇文章中，如《谈蔡文姬的〈胡笳十八拍〉》，如《替曹操翻案》，都和在报刊上发表时略有删改。特别是《替曹操翻案》中有一处我把史事弄混淆了。那就是把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廬江一带的农民因怕迁徙而集体渡江东逃一事，和《魏志·袁涣传》“新开屯田，民不乐，多逃亡”一事等同了起来，那确是错误。新开屯田是在建安初年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好几位朋友在讨论中都指责到这一点，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。这个错误，我在文章中已经把它改正了，这是应该声明的。

因此，这部《蔡文姬》应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。当然，其中一定还有不少不妥当的地方，那当得由我个人负责。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、朋友们予以严厉的批评。

郭沫若

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

蔡文姬

五幕历史喜剧

郭沫若

人 物：

蔡文姬——名琰，左中郎将蔡邕之女，没入南匈奴十二年，为左贤王妃。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由曹操遣使赎回。初归汉时估计年三十一岁。

胡 兒——蔡文姬之子，初出场时估计年八岁，后归汉时年十六岁。回汉是出于我的安排。史籍中未著其名，剧中以伊屠知牙师名之。伊屠知牙师乃王昭君之子，曾为左贤王。左贤王在匈奴中位置仅次于单于，单于死即由左贤王继承。以伊屠知牙师名胡兒足以显示蔡文姬对王昭君之思慕。

胡 女——年半岁，尚在襁褓中，文姬呼之为昭姬；后亦归汉，时年九岁。

赵四娘——文姬之姨母。此人出于假托。文姬之母相传为赵五娘，此作为赵五娘之姐，与文姬同时没于匈奴，相依为命。文姬归汉，其子女即由她留胡照料。有此足以促成文姬归汉的决心。此人作为死于匈奴中，在胡兒、胡女归汉时已去世。

左贤王——假定年四十岁左右。剧中把他作为匈奴的民族主义者，故以汉初最杰出的匈奴单于冒顿之名名之。冒顿单于曾打败汉高祖刘邦，并侮谩吕后。此左贤王名以冒顿，以表示其强项。

南匈奴单于呼厨泉——假定年五十岁左右。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汉，被曹操留置于鄯，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，分其众为五部，各立其贵人为帅，选汉人为

司馬以監督之。故在曹操手中，南匈奴等于归化。北匈奴早已西迁，其旧地为鮮卑族所占据。

右賢王去卑——假定年三十岁以往。此人乃亲汉派，为曹操所信任，匈奴統治者地位以单于、左賢王、左谷蠡王、右賢王、右谷蠡王等为次，故右賢王位在第四。

董 祀——曾为屯田都尉，与文姬同为陈留人，文姬归汉后重嫁于他。为处理方便，剧中以此人为曹操派赴匈奴的正使，后升任长安典农中郎将。初使匈奴时假定年三十一岁，与文姬同年，但月份较少，并假定他曾师事蔡邕，是蔡文姬的表弟，其母为赵三娘。

周 近——假定年四十岁左右。史有此人。曹丕有《蔡伯喈女賦》已失传，其序的残文云：“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鮑之好，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贖其女还，以嫁屯田都尉董祀”云云。为方便計，以此人作为派遣匈奴的副使，并任屯田司馬，为董祀下屬；但在意識上頗与董祀对立，几至陷害董祀。

曹 操——贖回蔡文姬时年五十四岁，其年为建安十三年（公元 208 年）。当年七月始为丞相，但剧中为方便計已称之为丞相。建安二十一年时六十二岁，晋封魏王。

卞 后——小曹操四岁，为曹丕、曹彰、曹植之生母。本出娼家，史称其节俭勤謹，寬厚待人，菜食粟飯，不用魚肉。曹操甚爱之，称其“怒不变容，喜不失节”。

曹 丕——建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，其时官职不明。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，副丞相。剧中为方便起见，初出場即称为五官中郎将。

侍琴、侍書——曹丞相的家婢，被派遣随董祀入南匈奴，以便归途服侍蔡文姬。

胡兵、胡婢、胡乐队、胡舞队等各若干人。

曹丞相府侍者、铜雀台歌伎等各若干人。

年 代:

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至二十一年（公元 208—216 年）。

地 点:

第一、二幕在南匈奴；

第三幕在长安郊外；

第四、五幕在鄴下。

第 一 幕

景：左賢王的穹廬，仲春的早晨。

穹廬設在舞台一側，門外張彩棚，下敷地毯，設各種必要用具。四周有障屏豎立，間隔成一區域。當隅處每有缺口，與外通。背境可適當布置胡中景物。時聞馬嘶聲。蔡文姬，胡裝，其裝束如維吾爾族。獨自一人在彩棚下徘徊，形容憔悴。一時又高興，一時又有愁思不決之狀。屢屢嘆氣，時時又自言自語：“怎麼辦呢？到底是回去，還是不回去？”（這樣的語，在一定間歇中返復）

忽然又站立着，凝視着遠方，似在酝酿詩意。事實上她已三天三夜不睡覺。在失眠中她的《胡笳十八拍》已經做到第十二拍了。

后台合唱：（音樂伴奏）（《胡笳詩》中的“兮”字古本讀呵音，故一律改為呵字）

“東風應律呵暖氣多，知是漢家天子呵布陽和。
羌胡蹈舞呵共謳歌，兩國交歡呵罷兵戈。
忽逢漢使呵稱近詔，遣千金呵贖妾身。
喜得生還呵逢聖君，嗟別二子呵會無因。
十有二拍呵哀樂均，去住兩情呵難具陳。”

（胡兒伊屠知牙師，佩弓，腰懸箭囊，自穹廬對側跑出）

胡 兒：媽！（向文姬跑去）

文 姬：（停步）呵，伊屠知牙師，你一早到什麼地方去來？

胡 兒：我去打兔子來，我聽見好些人在說，媽，你今天就要回漢朝去了，是真的嗎？

文 姬：（遲疑，嘆氣，掩淚）……

胡 兒：（擁抱其母）媽，你在哭嗎？你為什麼要哭呢？回漢朝去不是好事嗎？你不是經常在說，要帶我們回去嗎？我是很高興的啦！

文 姬：（索性哭出声来了）伊屠知牙师！我的兒！（撫抱胡兒，泣不成声。有一会，才哽咽着說）娘这几天一直沒有告訴你。汉朝的曹丞相派遣了专使来，要把娘接回去，送来了很多的黄金玉器、錦緞綾罗。单于呼厨泉已經答应了。我已經考虑了三天，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，我須得作最后的决定。

胡 兒：媽，你还没有决定嗎？你决定了吧，帶我們一道回去，把爹爹，把四姨婆也一道帶回去！

文 姬：娘是很想回去的。我告訴过你“狐死首丘”的故事，一个人到死都是怀念自己的乡土的。你外公外婆的坟墓在长安，我只是十二年前，在来匈奴的途中，去扫过一次。我也很想回去扫墓。特别是你外公有不少的著作，經過战乱，遺失了，回去我想也总可以收集得一些。娘十二年来都在这样想，可是总得不到回去的机会。現在机会来了，娘当然是喜出望外的。

胡 兒：那嗎，你为什么不赶快作出决定，把我們一道帶回去呢？我多么想去看看万里长城，看看黄河，看看长江，看看东岳泰山呵！

文 姬：（悲抑）兒呀，你不知道。娘为这事已經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。

胡 兒：哦，难怪你这两天瘦了，我看你飯也不想吃。媽，你是生了病嗎？媽？

文 姬：（搖頭）我呵，我比生病还要难过。（徐緩地）能够回去，我是很高兴的。十二年来，我認為无望的希望竟公然达到了。但是，兒呵，你不知道为娘的苦痛。娘要回去，……（欲言又止，終于决絕地說出）却又不得不丢掉你們！

胡 兒：（惊愕）怎么？媽，你說什么？

文 姬：（悲痛）娘要回去，就不能不留你們在这兒，留下你和你半岁的妹妹。

胡 兒：那怎么行呢？媽，你不要我們了嗎？

文 姬：不，不是！是你父亲不放你們走，他甚至于不想讓我走。

胡 兒：那怎么行呢？我要和爹爹鬧。

文 姬：我已經和你爹爹談了三天了。我說，兒女讓我帶回去，沒有母亲的兒女很可怜。他說，不行，你是汉人，我可以讓步，讓你走；兒女是匈奴人，我不能讓步，你不能帶走。我說，一个人分一个吧，把你或者你

的妹子帶回去，他也不肯。兒呵，你想，把你們丟下，讓娘一個人回去，這不是割下了娘的心頭肉嗎？

胡 兒：（憤憤然，又含着眼淚地）爹爹這樣不講道理嗎？匈奴人和漢人不是一家人？

文 姬：兒呵，你還小。你爹爹是愛你們的。他不放你們走，你也不能怪他。

胡 兒：哼！我是媽媽的兒，那我要跟媽媽一道去！我要跟媽媽一道去！……

（趙四娘抱着胡女由穹廬中走出）

胡 兒：（回頭向趙四娘糾纏）四姨婆，你知道嗎？媽媽要回漢朝去了，爹爹不讓我們一道去！

趙四娘：你也知道了嗎？你媽和我這幾天正為這件事傷心啦。

胡 兒：四姨婆是不是也要回去呢？

趙四娘：我嗎，我是想回去的。伊屠知牙師呀，你長大了就會知道。一個人誰也要思念自己的故土。……但是，我已經想了三天，在昨天晚上我同你媽媽講明白了，我要留下來。我留下來照顧你們兄妹倆，讓你們的媽媽安心地回去。

（胡兒放聲大哭。文姬、趙四娘也眼淚潸潸）

文 姬：四姨娘，我，我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我們一同都留在这儿。

趙四娘：（苦笑）哼哼，那你就未免太溺愛了！文姬！你應該安心回去，你的兒女，有我在這兒撫養，我包管把他們撫養成人，並且要教他們學好。我可以代替你。有我在這兒，你安心，就和你自己在这兒是一樣。

胡 兒：我要跟着媽回去，四姨婆也回去！（嘯嘯）

趙四娘：沒辦法的，左賢王執意不肯讓你們走。他甚至于還這樣說，如果要帶走你們，連你媽媽他也要讓她活不下去！

胡 兒：什麼，他要殺媽媽？

趙四娘：他是那樣說的。他說，你媽媽是漢人，一定要走，沒有辦法；你們是匈奴人，斷然不能帶走。如果要帶走，他就要通同殺掉！

胡 兒：（憤恨）哼！我要去和他鬧！（作勢欲下）

文 姬：（一手挽着他）伊屠知牙師，你不能那樣。你怎能和你爹爹鬧呢？他不肯放你們走，也是由於愛你們。……

胡 兒：我不稀罕他的爱！

文 姬：他虽然那样說，但他对我还是好心好意的。

胡 兒：那嗎，他为什么不讓我們回去呢？

文 姬：你爹也上年紀了。他說过，如果讓你們也走，他会活不下去。

胡 兒：我們劝他一道走嘛！

文 姬：（不禁苦笑）不行的，那是办不到的。

赵四娘：（插話）伊屠知牙师，你要知道，就跟你媽媽想回汉朝的一样，你爹爹是不想离开匈奴。这是一样的道理。

胡 兒：那嗎，四姨婆，你为什么不去？

赵四娘：我不是說了嗎？我是爱你們，也爱你們的媽媽。我要讓你們媽媽把我爱故乡的情感承担回去，我要讓我自己把你們媽媽爱兒女的情感承担下来。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年紀已經老了，我如果能够把你們撫养成人，由你們的一代来代替你們父亲的一代，使匈奴和汉人真正成为一家，在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文 姬：四姨媽，我是不想回去了。我怎么能够丢下你們呢？我怎么能够丢下你呢？二十年来我們形影不相离，你比我亲生的母亲还要疼我，我怎么能够再把母亲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？唉！我回去又能够做些什么呢？

赵四娘：（含譴責意）你总爱那样說！以你的才华，能作的事情多着呢！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嗎？我告訴你，我虽然已經六十岁，但我至少还想再活十五年，我一定要把你的兒女撫养成人，一定要看到匈奴和汉朝真正成为一家。

（左賢王帶胡兵二人匆匆上）

左賢王：（憤憤然）你們在胡鬧些什么？胆大包天！什么叫匈奴和汉朝成为一家？哼！

赵四娘：哎，你們这一家人不就是这样子的嗎？

左賢王：哼，你說得好听！你难道沒有看見嗎？我这一家人看看就要四分五裂了。（回向文姬）文姬，孩子們的媽！今天是第四天了，呼厨泉单于在为汉朝来的人餞行，要你也过去，今天就动身！

文 姬：什么？今天就走嗎？

左賢王： 是呵，汉朝来的人說，他們受了曹丞相的命令，要在五月以前赶回。在路上还得走两个月呢。

文 姬： 汉朝派来的人到底姓甚名誰，我問了你好几次，你都沒有弄明白。

左賢王： 他們的姓名誰弄得清呵，簡單得太不成話！我只記得一个是什么“东师”都尉（董祀），一个是什么“將軍”司馬（周近）。这些官名我倒知道，看来他們都是帶兵官。那位“东师”都尉倒还和气，那位“將軍”司馬，却是盛气凌人，全不把人看在眼里。他刚才还私下对我說：“你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汉朝，曹丞相的大兵一到，立地把你匈奴扫蕩！”他这气焰我可受不了。我想，他們一定还有大兵在后，先来試探我們。我不是对你說过，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？这就叫作“先礼后兵”。如果我不讓你回去，那就会大兵压境，使得我們南匈奴，就要弄得来和北匈奴、三郡烏桓一样了！孩子們的媽，我是不想讓你走的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呵，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剖成两半！

文 姬： 你不要那样着急吧！我告訴你，我也不想离开你。我把兒女丟下，你叫我怎么能够忍心呢？如果你能讓我帶走一个，……

左賢王： 不行！半个也不行！我这几天都快要发狂了。你要走，我不敢阻拦你。赵四娘你也可以帶走。除此之外誰也不准帶走！不然，我要杀人！我要把我全家杀尽！

赵四娘： 請你息怒吧，左賢王！我已經下了决心：我願意留下来替文姬撫养兒女，讓她一个人回去。

（胡兒抱母身，放声痛哭）

胡 兒： 我要和媽媽一道走，我要和媽媽一道走……

左賢王： （暴怒）你这个小东西！不准哭！（指揮胡兵）給我把他拉下去！

（胡兵二人向前扭取胡兒，胡兒号啕痛哭，死死不放。左賢王暴跳如雷，几次手按佩刀，欲有动作，赵四娘从旁挽劝）

文 姬： （毅然地，叱咤胡兵）你們不准亂动！（胡兵迟疑）我还在考虑，我并不一定要走，你們离开得远些！（胡兵回視左賢王，左賢王勉強示意，胡兵离开文姬，远远侍立） 四姨婆，請你把昭姬抱下去吧。

赵四娘： （牽引胡兒）好，伊屠知牙师，我引你一道去玩玩。你媽媽不走的。

胡 兒： 不，我要跟媽媽在一道！我要跟媽媽在一道！

文 姬： （俯撫胡兒）伊屠知牙師，我的兒，你是听娘的話的。你也跟着四姨婆下去，好好同妹妹一道玩吧。你要听四姨婆的話。等你們長大了，你同妹妹都回漢朝去。你下去吧。

趙四娘： 好，我帶你們一道到草原上去看跑馬。

（胡兒已知世相，默默无言，勉強听从；兩眼含泪，怒目視左賢王和胡兵；憤然拋棄弓矢，隨趙四娘下）

文 姬： （向左賢王）孩子的爹，你不要生气吧。我也知道你的痛苦。我如果走了，希望你尊重趙姨娘，讓她把孩子們撫養成人。說本心話，我很想回去，但又不願意離開你們。我已經躊躇了三天三夜，就到目前我也依然在躊躇。你知道，我是願意匈奴和漢朝長遠和好的。曹丞相派遣使臣來迎接我，如果還有大兵隨後，那就是不義之師。我要向漢朝的使者問個明白；如果真是那樣，我要當面告訴他：我決不回去，死，也要死在匈奴！因此，我要向你請求一件事。

左賢王： （轉和緩）你總不會要我歸順漢朝吧！

文 姬： 不是那樣使你為難的事。……

（一胡兵上場向左賢王報告）

胡 兵： 啓稟左賢王，單于請你和王妃快些駕臨王宮。

左賢王： 知道了。下去！（胡兵下）你快說，是怎樣？

文 姬： 我希望你請漢朝的使者——請那位你認為比較和氣的“東師”都尉吧，請他到我們這裡來。我要當面問他：他們到底有沒有大兵在後。你可以掩伏在近旁，听我們說些什麼話，但不許有人露面。如果有人露面，那漢朝的使者就不會說出真話來了。就是這樣一件請求，你能同意嗎？

左賢王： （略略考慮一會，點頭）這倒可以同意。好吧，我過去同他們說清楚，立地把使者引來。

（左賢王引胡兵二人下場）

（蔡文姬一人在場上盤旋，她這時又在酝酿着《胡笳詩第十三拍》了）

后台合唱： （音樂伴奏）